

王冕與墨梅畫的發展

(中)

嵇若昕

二、王冕的繪畫藝術

王冕以儒術起家，在仕途上始終得不到發展，老年隱居九里山後，才較專心於繪事，今日留下有紀年的畫中，即以隱居期間所畫者爲多（見附錄二）。不過他並不以繪畫爲尙，只是一種娛樂、消遣而已，可是最後繪畫卻成爲他謀生的工具。

雖然如此，在繪畫史，尤其是墨梅畫史上，王冕有其屹立不搖的地位，本章旨在探析他在繪畫上的成就，及其本人對繪畫的態度。

(一) 王冕的繪畫態度

王冕從未寫過有關畫論、畫譜一類的書，惟與他同時代的李衍曾著竹譜，吳太素則著松齋梅譜（註一）。而冕唯一留下的著作——竹齋集（後人爲他輯成的）中，沒有片語隻字提到他自己的畫，有的只是他的題畫詩，詩中也從沒有提到有關繪畫理論、技巧或畫譜一類的文字，只是歌詠繪畫的題材而已。如：

凍壓瑤台月影虛，玉妃謫墮夢模糊；無人可論江南事，小引東風上畫圖。（註二）

這首詩依詩意應該是在北遊時期所作，由現存著錄中，他曾在三幅圖中引用此詩句，有一幅可確定是隱居以後所作，因詩後題款：「黃石山農王冕并題」。（註三）另兩幅：一題「王冕」（註四）；一題「會稽王元章」（註五）。皆無法確定是何時完成的。

繪畫對王冕來說只是一種閒暇時的消遣。他自七、八歲後入學讀書，先依寺僧，後爲韓性的得意門生，韓性是當時儒者，王冕儒學修養相當深厚，「學而優則仕」的觀念深植在他心中，故曾參加元朝科舉，然不曾中第。後曾北遊大都——燕，與當時官宦之家來往，並館於祕書卿泰不華的家中。在這期間，他藉繪畫怡情養性，並與士大夫酬酢。人們知悉他的畫名，

常向他索畫。北遊時期，已見到天下將有大亂的迹象，曾說：「不滿十年，此中狐兔游矣！」（註六）又說：「黃河將北流，天下且大亂。」（註七）南歸後不數年，全家隱居九里山。

在他晚年，以賣畫維持生計，求他作畫的人接踵而至，「肩背相望」，他以潤筆——米之多寡，決定畫幅的長短。別人譏笑他，他卻說：「吾藉是以養口體，豈好爲人家作畫師。」（註八）在他晚年，作畫只是謀生的工具，他心中認爲爲別人作畫，等於是做他人畫師，不恥於此。他對繪畫的看法是：作畫只爲了怡情悅性，有友人索畫，可以之增進友誼。這也得是他心甘情願的才行。後來賣畫維生，是不得已而爲之，乾脆開出價碼，別人譏笑他俗氣，他能坦然受之，因他能自知自己的處境，所謂「識時務者方爲俊傑」，也許他並不是什麼出類拔萃的俊傑，但他胸襟卻是超然的，不爲世俗之言所動。

（二）從「梅先生傳」分析王冕對梅的看法

王冕認爲繪畫只是一種消遣，可入畫的題材很多，爲何他絕大部份的題材都是梅花呢？而對梅花，他何以又有特殊偏好呢？

他晚年隱居九里山，居處四周種梅樹上千株，桃樹、杏樹居其半。（註九）在他的詩集中不只是歌詠梅花，也曾歌詠菊花，云：

世路多詰屈，吾行已悠悠；陶公歸去來，此志良可求。

開懷對黃花，萬事一笑休；得酒漫斟酌，更爲斜陽留。

人生適意耳，何用從遠遊；五湖有閒棹，三峽無安流。

所以曠達士，不爲貧賤憂；紛紛刀錐輩，瑣屑非我儔。

（註十）

松、竹也是他歌詠的對象。「雲溪老竹持苦節，玉質蕭森出巖穴。」是他歌詠竹性「多節」，凜然有君子氣質。（註十一）「孤松倚雲清亭亭，故老謂是蒼龍精。」是詠松樹的孤高挺拔，長青不凋。他在詩集中一再歌詠松樹，且以孤松自況：「幽人盤桓重慷慨，此物乃是真棟樑；嗚呼既是真棟樑，天子何不用是扶明堂。」（註十二）他筆底含意是：像我這種棟樑之材，不

能遭遇明主，伊呂志業不能致，實爲一大憾事。（註十三）

既將桃杏與梅並種，又曾詠嘆菊、竹、松，可見王冕並非只喜歡梅花，何以獨對梅花常入畫圖？

鄭昶曾對元代竹畫獨盛，四君子畫並行的原因作一推測，他說：

蓋當時諸家所作，無論山水、人物、草蟲、鳥獸，不必有其對象，憑意虛構，用筆傳神，非但不重形似，不尙真實，乃至不講物理，純於筆墨上求神趣，……。論者美其名，曰文人畫。且以畫派論，尤足以見元代圖畫之日趨簡逸，其屬於繁密工整濃麗之畫派，如歷史故實，野田風俗等，多不樂寫之，抑若有所畏懼而難近者。……其初原爲二三士夫藉以寄興鳴高，其後相習成風，人以其簡略易習，遂鄙棄工整濃麗之風，而羣趨於簡逸之路，……以畫而推論當時一般畫家之用志，則自原以畫爲遣興者外，皆有近乎偷懶取巧之嫌。（註十四）

又說：

元代四君子畫，尤以墨竹爲最盛。能作此類畫之畫家，其泯滅不可考者不可知，以其可考者而言，其數實占元代畫家三分之二。雖以其用筆簡略易於學習所致，然亦因國勢民心之特有感情，有以使然。由厭世而逃於閒放，以爲簡淡超逸如此類之繪畫，爲易表其感情而羣習之也。故此類畫家，其性情多狷介高潔，其作品多鬆秀超逸，……。

（註十五）

王冕之所以畫梅花，在繪畫技巧上可能因墨梅畫較單純，再加上對梅花有著特殊的情感，故獨愛畫梅了。

在王冕詩文中不乏吟詠梅的詩，只有一篇寓言「梅先生傳」是他詠梅文中的精華。這篇「梅先生傳」是他爲自己一幅畫所寫的長跋，在他的詩集中也收錄了。這幅畫是在他晚年（至正十五年秋八月）隱居以後畫成，名「照水古梅軸」，今淪陷大陸，畫著倒垂梅。畫的右上方即題「梅先生傳」。

「梅先生傳」是一篇寓言，用「擬人格」的手法寫成。梅先生泛指南方的梅花，梅爲姓，名爲華，字魁，也就是說：梅乃花中魁。王冕用史家寫列傳的手法上溯先祖，言此梅姓出自炎帝，因喜炊，得帝歡喜，「梅」原爲采邑，以邑爲姓，梅姓自此始出。接著就舉出歷史上梅姓而言行高潔獨特之士：商紂時有梅伯，爲諸侯，以直言極諫姐己事，紂殺而醢之；周則

用詩經國風、召南的「標有梅」言有標者，言行著於詩經中，這人完全是子虛烏有，假造出來的（註十六）；漢成帝時的梅福，深明尚書、穀梁、春秋，以郡文學補南昌尉，後棄官家居，成帝、哀帝時屢次上書言事，王莽秉政後，棄妻子到九江歸隱，變更姓名爲吳市門卒；到曹操行師失道，軍士渴望得見梅家人，梅氏一族不願與曹操打交道，隱居不出，數代後才有梅華先生再出。這一段家譜的追述，實屬虛虛，王冕順手拈來，煞有介事地寫成「梅先生」的世系。

接著王冕更不按照歷史先後次序，自梁代開始，列舉了數位言行獨絕而歌詠梅花之士：梁代何遜曾開東閣，筵文士，笑傲終日，王冕則改成何遜與「梅先生」在東閣相對終日，留數詩而歸；唐丞相宋璟平生鐵石心腸，不輕易爲他人品題，唯獨作「梅花賦」歌頌「梅先生」；杜甫也曾與「梅先生」交游。宋朝林逋以梅爲妻，以鶴爲子；蘇軾以詩歌稱美「梅先生」；王沂公（即王曾）以「梅先生」位居百花之上。數百年間歷史名人，和「梅先生」都有交往，「梅先生」究竟是什麼時代的人？虛實參半，寫來生動有趣。

最後，王冕且模擬司馬遷筆法，加上案語：

太史公曰：梅先生翩翩濁世之高士也！觀其清標雅韻，有古君子之風焉！彼華腴綺麗，烏能辱之哉！以故天下人士，景仰愛重者豈虛也耶！

在文中，王冕不斷地運用虛實相間的筆法，交互參錯敘述。他形容「梅先生」：「爲人脩潔洒落，秀外瑩中，玉造風塵表。飄飄然真神仙中人」，居處安然，人們路經他家的附近，一定徘徊指顧而說：「是梅先生之居，勿翦、勿除，谿山風月其與之俱乎！」乍看是盛稱「梅先生」之受人尊敬，連其住宅都得到珍惜，實際上是要人們對梅花「勿翦、勿除」。

在借用歷史人物時，王冕的目的只是爲了烘托梅花的高潔超逸。他之引述梅伯和梅福，因二梅對國家忠貞，直言上諫，雖身死而無憾；何遜、杜甫重視梅花的心意是如此真摯；宋璟身爲宰相，對他物不假辭色，唯獨稱許梅花；蘇軾爲一代大家，屢次歌詠梅花；林逋對梅花更是一往情深；王曾以宰輔之尊而盛讚梅花。這些人或是品性高絕，或是一代宗師，或是位居廟堂，都對梅花很敬重。由於他們自身是言行超俗的人，襯托出梅花也是貞潔、清雋，爲衆花之王、百花之魁。

若以王冕的「梅先生傳」，和陶淵明的「五柳先生傳」作一比較，二者寫作筆法並不相同，前者用「擬人格」的寫法，

後者則是一種引喻的筆意：陶氏虛構出一位五柳先生（因他的家門前有五株柳樹），實際上所描述的是淵明自己。然而二人有一點卻是相同的：都用正史寫列傳的方式，王冕學的是史記「太史公曰」，陶淵明則學漢書用「贊曰」：

黔婁有言：不戚戚於貧賤，不汲汲於富貴。其言茲若人之儔乎？酣觴賦詩，以樂其志，無懷氏之民歟？葛天氏之民歟？（註十七）

王冕一向欽佩陶淵明，他之寫「梅先生傳」，或許是受到陶淵明「五柳先生傳」的啓發，但是寫作技巧則進步多了。從「梅先生傳」中，可知王冕特別「鍾情」於梅花。梅花代表貞潔、忠貞、飄逸、脫俗種種美德，並不以「姿色」取寵於人。梅性孤高，不似牡丹富貴。王冕特別看重梅花，只是因梅花的出塵風格。

王冕之特別喜歡畫梅花，一方面也許如鄭昶所說的，在繪畫技巧上比較不複雜，另一方面則是因梅花的特性與衆花不同，它的清高、淡雅不是其他種花所能及得上的。王冕對梅花的特殊感情，藉著寓言的方式在「梅先生傳」中表露無遺。

（三）從現存畫跡分析王冕的繪畫

繪畫對王冕來說，只是爲了怡情養性，並藉以與士大夫酬酢。晚年爲了口體之養，不得已只好賣畫維持。他一直沒有把繪畫當作終身志業，而且不是職業畫家，所以存世畫跡並不算多，如今可見到的墨梅畫可能只有二十一幅，其中又有六幅可能是後人僞作（這點容後討論）。在比較確定的十五幅中，有記年的只有七幅，這七幅中，又以隱居後所作的居多。

著錄中有記載而又存世的作品只有十一幅。在著錄中提到王冕的作品一共有三十六幅，扣除存世的十一幅，有二十五幅沒有流傳下來，不知散逸何方？或者早已毀損了。

今人要從如許少的遺跡中，窺視王冕繪畫的全貌，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弊。在此也只是嘗試著分析他的畫風。

王冕作畫結束後大多會簽名，認爲得意時，甚而題上一首詩（註十八）。在他的簽名中，凡題有「山農」的，雖然沒有記年，但可確定是晚年隱居（至正十四年）以後所作，因爲「煮石山農」是他隱居以後所取的別號，「山農」乃是簡稱。

今有四幅王冕真跡存於外雙溪故宮博物院，因能寓目，故在此先討論此四幅畫。四幅中有兩幅立軸，一幅手卷，一幅冊頁，包括了中國繪畫中的各種形式（軸、卷、冊）。兩幅立軸，簽題全是「南枝春早」，手卷的簽題是「墨梅」，冊頁的簽

題則是「幽古先春」。四幅的構圖都不同。

①「南枝春早」(圖一)

縱一五一·四公分，橫五二·二公分，絹本。鈐印三：竹齋圖書，□王冕，會稽佳山水。

此幅主幹自右下向上生出，枝幹交疊，主幹上橫生一枝，再向左上方生出一枝壓住向上生長的二幹，以此穩住繁花點點的構圖，使佈局達到完美的境界。

絹底染了淡墨，以襯出白色的梅花。幹用飛白法，粗幹並非一筆而成，乃是數筆約略平行來回皴畫而成。苔點疎落有致，三數點並點。花瓣多是一筆或二筆圈花，但常有向上一挑的「趯」筆，花瓣間偶而點上圓點表示花萼。

題詩一首，後題「會稽王元章自南作」。詩云：

和靖門前雪作堆，多年積得滿身苔；疎華箇箇團冰雪，羌笛吹他不下來。

「和靖」指的是梅妻鶴子的林逋，又題「癸巳夏五」，癸巳是至正十三年，隱居的前一年完成此畫。畫的右上方有唐肅題詩：

緱嶺仙人學道成，欲乘鸞鶴觀三清；月明獨立天壇上，雪縠衣裳玉佩聲。

鈐印二：唐肅，處敬。

鑒藏寶璽：五璽全，寶笈三編。

收藏印記：毛子晉氏。

②「南枝春早」(圖二)

縱一四一·三公分，橫五三·九公分，絹本。鈐印三：竹齋圖書，方外司馬，會稽外史。左下角鈐印二：心賞，安儀周家珍藏。右上角鈐璽一：嘉慶御覽之寶。

畫倒垂老梅一枝，成S形，畫的上部接近頂端處橫出一枝，主幹壓著它，略成十字形。主幹上端數筆約略來回皴畫成粗幹，間有露白，較細的幹用飛白法。數點苔並排，苔點常是點點明晰。萬蕊千花，有正，有背，有仰，有俯，有全花，有半

圖二 王冕 南枝春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側，有全放，有含苞，真是千姿百態。畫花瓣用圈花，有一筆，有兩筆，間有趯筆。枝幹皆強勁挺拔，栩栩如生。絹上用淡墨烘染，以襯托花瓣的白。

題款：「丁酉季冬山農王元章爲雲峯山人作」。丁酉是至正十七年，乃隱居後的作品。畫上題七言絕句一首，詩云：

粲粲疎華照水開，不知春意幾時回；嫩寒清曉孤山路，記得短節尋句來。

此幅除故宮書畫錄收錄外（註十九），墨緣彙觀錄（註二十），式古堂書畫彙考（註二）都記載了此畫，後二者畫題是「贈王冕與墨梅畫的發展（中）」

雲峯上人墨梅圖」。故宮書畫錄有編者按語：「作畫年代墨緣彙觀作丁酉，原畫系丁丙，想係誤書。」丁丙皆是天干，丙字顯爲酉字訛，故應是丁酉，王冕可能誤書。

③「幽古先春」(圖三)

縱二七·七公分，橫二二·七公分，紙本。此幅是一開冊頁，全名「集古名繪」，第二十開就是王冕所繪的「幽古先春」。鈐印一：竹齋圖書。題款：「元章」，字體與前二幅立軸皆不同，鈐印與前幅倒梅垂「南枝春早」的「竹齋圖書」印比較，應是同一方印，冊頁的上印文較漫漶，可能是質地(紙和絹)聚墨程度不同，又可能因冊頁畫得較晚，圖章經過多次的使用後，印文逐漸地模糊。

因爲是一開冊頁，所畫的梅花不再是萬蕊千花，而是十數朵梅花，花瓣多是二筆圈花。主幹在左下角，一筆畫出，再提筆轉折成幹間較細處，幹用飛白法，轉折處生出二枝向上，梅花大多在此二枝上半段，此幅沒有正面開的花，都是側面或半背面。苔點少，且不似立軸般點點明晰，枝幹則強勁有力。此幅是王冕存世墨梅畫中的一幅精品。

④「墨梅」(圖四)

這幅手卷，與吳鎮的墨竹合裱成「梅竹雙清」長卷。紙本。王冕梅花縱二二·四公分，橫八一·四公分，吳鎮竹，縱二二·四公分，橫八九·一公分。引首紙本，縱二二·五公分，橫七五·三公分。拖尾紙本，縱二二·二公分，橫一〇五·四公分。

此幅詩文很長，畫占全幅三分之一，梅花不多，梅枝四枝，一主枝自左上角向右下方斜出，下筆穩定，絲毫沒有遲滯之



圖三 王冕 幽谷先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象。梅花幾乎全是側梅，一朵半正面，五瓣全具，另外有花苞、花蕾，清爽宜人。花瓣全是二筆或一筆圈花，沒有趯筆。

此幅沒有署款，前二首七言古詩，所鈐之印有：竹齋圖書，會稽外史。後詩鈐印二：王元章，文王孫。由後詩鈐印，可據此定爲王冕所畫。比較前後詩文的詩格筆蹤後，可知實出一手，的確是王冕自己所題（註三），今錄其詩如後：

朔風撼破處士廬，凍雲隔月天模糊。無名草木混色界，廣平心事今何如。梅花荒涼似無主，好春不到江南土。

羅浮山下靡蕪烟，瑤瑤坡前荆棘雨。相逢可惜年少多，競賞桃杏誇豪奢。

老夫欲語不忍語，對梅獨坐長咨嗟。昨夜天寒孤月黑，蘆葉卷風吹不得。鬪體夢老皮蒙茸，黃莎萬里無顏色。

老夫瀟灑歸巖阿，自鉏白雪栽梅花。與酣拍手長嘯歌，不問世上官如麻。

後詩爲：

君不見漢家功臣上麒麟，氣貌豈是尋常人。又不見唐家諸將〔原文重覆〕諸將圖凌烟，長劍大羽聯貂蟬。龍章終非塵俗狀，虎頭迺足封侯相。我生山野無能爲，學劍學書倥放蕩。老來晦迹巖穴居，夢寐未形安可模。昨日冷飆動髭須，拄杖下山聞鷓鴣。烏巾半岸衣露肘，忘機忽落丹青手。器識可同華野夫，孤高差擬磻溪叟。山翁野老爭道真，松篁節搯梅精神。吟風笑月意自在，只欠鹿豕來相親。江北江南競傳寫，祝君歎其才盡下。我來對面不識我，何者是眞何者假。祝君放筆一大笑，不須攬鏡亦自了。相攜且買數斗酒，坐對青山自傾倒。明朝酒醒呼鶴歸，白雲滿地芝草肥。玉簫吹來雨霏霏，琪華亂點春風衣。祝君許我老更奇，我老自覺頭垂絲。時與不時何以爲？時與不時何以爲？贈君白雪梅花枝。

這幅畫，除故宮書畫錄記載外（註三），石渠寶笈初編（註四），弇州山人續稿（註五），墨緣彙觀錄（註六）都收錄了此畫。

由這四幅畫，參酌比較其他存世遺跡之圖片，可歸納出幾點王冕作畫的特徵。

畫主幹（尤其是粗幹）時，乃是數筆約略平行來回皴畫而成，因爲幹粗，要畫數筆才能合成一幹。（圖五）細枝則一筆畫出，強勁有力，並不抖動；粗幹似龍盤結曲，細幹則挺拔不撓。

圖五 王冕 畫粗幹之法（圖一局部）



圖六 王冕 畫花瓣之法（圖二局部）



花瓣畫法則是王冕所獨創，宋人揚无咎圈瓣花用的是「一筆三頓挫」的三筆圈花，所謂「三趯法」，書法中向上挑的筆法就是「趯」，「三趯法」是圈花的時候，左右兩筆由下向上畫成花瓣，以「趯」的筆法在瓣尖畫一新月痕，花瓣顯得精神百倍。王冕則改爲「一筆二頓挫」的二筆圈花，又稱「白頭畫法」，就是將揚无咎第三筆的「趯」省略，花瓣沒有新月痕，瓣尖露空。（註二七）在全開的花中，多是以此「一筆二頓挫」畫法，有時亦用筆點上新月痕，（圖六）在花苞方面就用一筆

圈花了。

花外空白處大多再用淡墨烘染（尤其是立軸如此），使花瓣襯托得更白晰。王冕作畫不止使用一枝筆，粗幹與細幹用筆不同，幹與花又不同。

梅的幹、枝與花畫完後，王冕大多會題上名款，自覺畫得得意時，甚至題一首詩，或寫為某人而作，題字不只一行時，必會排列整齊，成一方格形，現存畫跡中沒有不是這麼排列的。

存世中有一幅淪陷於北平故宮博物院的王冕墨梅手卷，紙本，作旁出墨梅數枝，花開簡淡，用墨暈出花瓣，不是平常所見的圈瓣，（圖七）題款：王冕元章為良佐作，鈐印二：王元章，文王孫，在畫法是王冕存世作品中的孤例。此畫今淪陷在大陸，無法得見真蹟，就圖片上來看，字體不似王冕的筆跡，畫上題了一首詩，詩云：

吾家洗研池頭樹，箇箇華開澹墨痕；不要人誇好顏色，只流清氣滿乾坤。

不見真跡，無法就字、畫或就圖章來分析它的真偽，但就詩文本身，則可知此畫有疑問。世人多認為這首詩是王冕所作，明朝郎瑛本來也誤認為是王冕所作，後來又更正，認為是明朝開國功臣劉基（字伯溫）所作。作詩的經過是這樣的：明太祖對劉基有了疑懼，召劉基到面前，當時梅花在雪中盛開，太祖隨口吟出：

冽冽北風吹倒人，乾坤無地不生塵；胡兒凍死長城下，始信江南別有春。

接著劉基就吟出「吾家……」這首詩，以表明心跡，君臣二人也就盡釋前嫌，和好如初。（註二八）

根據此項記載，這幅手卷可能不是出自王冕之手筆，但流傳甚廣，七頌堂識小錄（註二九），墨緣彙觀錄（註三十）以及石渠寶笈續編（註三一）都曾收錄此畫。

除了這幅比較可確定是偽作外，在著錄中另有二幅，一幅是開冊頁，一幅是立軸



圖七 王冕 墨梅卷

北平故宮博物院藏

圖八 王冕 月下梅花 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



，可能是偽作，因不見真蹟，無法討論，此二幅全收在石渠寶笈三編中（註三）。

除能寓目的四幅王冕墨梅外，另外只見圖片的畫，依構圖、佈局的不同，簡略地討論之：

1. 主幹自右下向上生出

①「月下梅花」（圖八）

此幅今存在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，畫上屬名「山農王元章作」，可見是隱居以後的作品。枝、幹、花都是典型王冕的風格，畫的左上方用淡墨烘出一輪圓月，是一幅月下梅花圖。畫左方中間有七言絕句一首：

海雲初破月團圓，獨鶴高飛夜未殘；一片笙簫湖水上，玉妃含笑依闌干。

這幅月下梅花圖，十足是林逋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詩句的再現。

著錄中記載，王冕以梅和月合為主題的畫有三幅：一是「梅月圖」，吳其貞的書畫記曾記載：「小紙畫一幅……詩題其中」（註三），未錄畫上的詩，但是小紙畫，上述畫是一幅大立軸，（見附錄二、B）按理說不是同一幅；另一是「月下梅花」，絹本，立軸，用雙幅絹，題七言古詩一首：「平生愛梅頗成癖，……□烏啼殘半江月。」二十句，一百四十字，題款：「會稽王冕元章寫」（註四），也不是上述這幅；第三幅是「墨梅軸」，紙本，題七言絕句一首，屬名「元章」，詩文：「新春點點上枝頭，……共扶清夢入羅浮。」（註五）與上述這幅顯然不同。

②「百梅圖」（圖九之一、二）

此幅由林建同先生收藏，一截主幹粗而短，副幹向上成反S形，橫生一枝支幹壓著副幹以穩固畫面，如此一來，結構穩重而踏實。百梅圖一書中收錄此畫，此書是林建國先生的收藏品目錄（註三六）。

圖九之一 王冕 百梅圖 林建同先生藏



此畫右方正中部位有王冕題款：「會稽王元章」，七言絕句一首，詩云：

瑪瑙坡前梅爛開，巢居閣下好春回；四更月落霜林靜，湖上琴聲載鶴來。

此畫四周題滿詩句，可見後人喜愛的程度之深。不見真跡，所得到的圖片也模糊不清，無法辨識，依字跡判斷，很可能是王冕的作品。

圖九之二 王冕 百梅圖



③「墨梅圖」（圖十）

一枝主幹向上生出，側出一枝副幹直衝而上，橫生一枝支幹壓住主幹。款識：「會稽王元章」，七言絕句一首：

天南天北雪漫漫，造化誰知在筆端；幻出千季無影樹，好春宜向靜中看。

枝、幹、花與苔點都是典型王冕風格，字跡也是出自王冕之手，很可能是王冕的一幅墨梅畫真蹟。

④「墨梅」（圖十一）

一幹右出再向上生長，直達畫幅頂端，橫生之枝被主幹壓著，枝幹上有許多小刺，幹、花畫法不像王冕作風，苔點也不像王冕常使用的畫法。畫上既沒有王冕題款，也沒有王冕鈐印，只有釋復原隸書題詩一首：

王公妙筆世稀有，花枝欲動春風前；歲晚橫斜自清絕，紛紛雪滿江南天。

由詩文的第一句，指出這幅是王冕所畫，未見真跡，看圖片不能肯定真偽。此圖今存於美國納爾遜遜美術館。

圖一〇 墨梅圖

圖一一 王冕 墨梅 美國納爾遜美術館藏





圖一三 王冕 墨梅圖 私人收藏



圖一二 王冕 墨梅圖 日本宮內廳藏

王冕與墨梅畫的發展（中）

2. 主幹自左下向上生出

①「墨梅圖」(圖十二)

縱一四三·八公分，橫九七·一公分，絹本。

主幹自左下方生出，一枝副幹右上生出，橫壓主幹。枝、幹、花都是典型王冕的作風。畫的右下角有石一塊，皴法簡單，由此可知王冕可能不善於畫石。鈐二印，題款：「元章爲敬安作」，並題七言絕句一首，詩云：

霜華浮影月娟娟，恰作西湖雪後天；清氣逼人禁不得，玉簫吹上大樓船。

此畫今爲日本天皇所擁有，存於日本宮內廳。

②「墨梅圖」(圖十三)

主幹自左下方向上生出，橫臥一枝壓住主幹，左面自主幹部位向上直出二枝，此二枝無花無苞，然點了節。直出二枝，增加構圖的完整性。鈐一印，題款：「會稽王冕爲慧泉先生寫」。沒有題詩。字跡不似王冕般拙，而且就今日所見王冕的畫來看，他題款大多用字——元章，或號——山農，很少直書王冕，就是有也加上字號，並且冕字寫法不同，通常是寫「字」字內二橫，此畫寫一「日」字，畫幹與點苔的方式都值得懷疑。

3. 倒垂梅

①「照水古梅」(圖十四)

一幹自左上方向下倒垂，千枝萬蕊，畫的右上方一篇「梅先生傳」占了畫面的六分之一強，左邊中央部位則題一首七言古詩，所占篇幅也不小，題款：「乙未秋八月望前一日會稽山農王冕」，鈐印三：王元章、竹齋圖書、會稽



圖一四 王冕 照水古梅

佳山水。乙未是至正十五年，隱居後第二年了。

澄蘭室古緣萃錄曾記載此畫。（註三七）依字

跡和作畫風格來看，應該是王冕真跡。

此畫藏於日本，喜龍仁認為是王冕一生中

最後一幅畫（註三八），事實上並非如此。（可

參考作品流傳表）。

②「墨梅圖」（圖十五）

縱六八公分，橫二六公分，紙本。

自右上方垂枝成S形，萬蕊千花，布滿畫

幅，王冕一再題字其上，有一首五言絕句，三首七言絕句，更有七言古詩一首。整幅圖除了畫就是字，幾乎沒有留白，並題「乙未季春正月新寫於草堂」。可見此畫不當晚於至正十五年，也許早些時所畫，至正十五年春天，又題上長詩，並紀年。

由字跡與畫法來看，可能是王冕的作品。

此畫淪陷於大陸上海博物館。畫作垂枝墨梅，

花極繁小，枝作「蟹爪形，挾篆籀之勢，奇蹟也」

，這是陳焯的評語。（註三九）

③「墨梅圖」（圖十六）

絹本，自左上方倒垂一幹，又橫生一幹貫穿畫幅，千花萬蕊。畫的上半部繁枝密蕊，幾乎沒有留白。右下方題詩一首。款識：「會稽王元章寫」，

詩云：

圖一六 王冕 墨梅圖 美國耶魯大學美術館藏

王冕與墨梅畫的發展（中）

圖一五 王冕 墨梅圖 上海博物館藏



獵獵北風吹倒人，乾坤何處不沙塵；清高只有孤梅樹，照水花開箇箇真。

鈐印三：王元章、文王孫、長。詩文首二句和前文所述明太祖所吟的詩極為類似，有可能由同一首詩衍化出。此畫不見真跡，不能確實地討論真偽，由字跡來看有些像王冕的作風。

畫幅邊翁方綱題滿了字，可見他喜愛的程度。龐元濟題名此圖為「梅花圖」（註四十），今存在美國耶魯大學美術館。

④「墨梅圖」（圖十七）

縱二三·一公分，橫四九·八公分，絹本。

此幅畫今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。一幹自上倒垂而下，最上方隱約橫生一幹，略成反S形，題款：「元章」，題詩一首：

一樹寒梅白玉條，暖風吹亂雲飄飄；孤山處世情如故，誰載笙歌過斷橋。

此筆法不太穩定，字跡不似王冕筆跡，花瓣畫得較長形，是一幅有疑問的畫。

⑤「墨梅圖」（圖十八）

縱一五五·〇公分，橫五七·三公分，

紙本。

一株古梅自左上角倒垂而下，成反S形，繁花纍纍，由圖片上看不出粗幹是否是王冕畫風，梅枝出枝方式，倒有王冕作風，苔點方式，也與王冕畫法相似。

畫的右方中間部位與左下角各有一長篇



圖一七 王冕 墨梅圖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



圖一八 王冕 墨梅圖 日本大阪正木美術館藏

七言詩，填補了兩處空白，成長方格式排列。右方的詩是王冕親筆所書，題款：「乙未季秋七月望會（？）稽（？）農王冕元章寫」；左下角的詩是「山陰一農□王元裕」所題。乙未乃至正十五年，這幅是隱居以後的作品。

此幅今存於日本大阪正木美術館，辛丑消夏記曾收錄此畫（註四一）。

⑥「墨梅」（圖十九）

主幹自右上角倒垂而下，其下側生一枝壓著主幹，題款：王元章，鈐印：竹齋圖書，會稽佳山水，山外司馬。詩云：

江南雪消春漸回，谿東谿西梅華開，幽人得句興不淺，招得老逋攜酒來。

此幅不知存於何處，似王冕手蹟。

4. 手卷

①「墨梅圖」（圖二十）

左下方一主幹

，幹上向右橫生一枝，數朵梅花，逸態橫生。枝幹強勁有力，主體成一反S形，落疏有致，是一幅構圖相當好的墨梅圖。畫者自言在至正六年（西



圖一九 王冕 墨梅

王冕與墨梅畫的發展（中）

圖二〇 王冕 墨梅圖



·五九·

元一三四年）五月三日與友人鄭文中、雪深二人同遊赤松山，山上一叟設茗款待，作此圖謝叟，並作一絕句：

枕流亭下過龍壽，小溪一路行莓苔；馮師說與赤松子，只有青山知我來。

題款：「會稽王冕元章拜乎」，詩文字跡是典型王冕筆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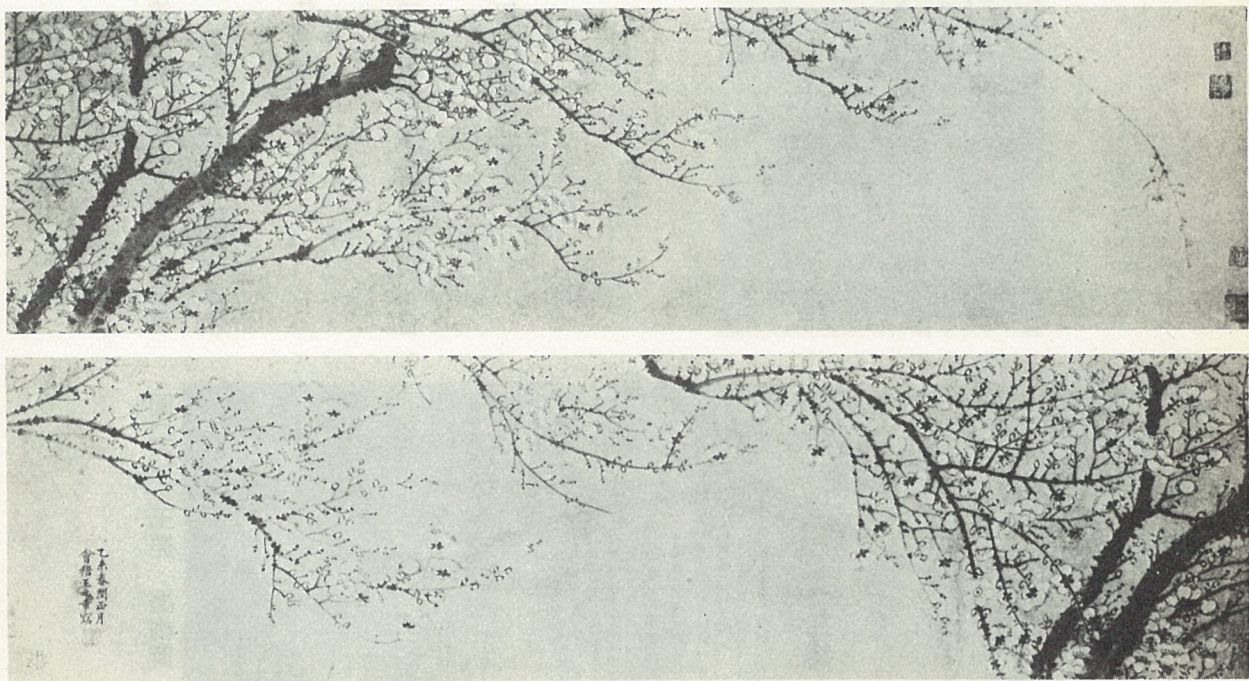
至正六年是王冕北遊的前一年。王冕現存或著錄中有記年的畫僅只十二幅，這幅是最早的一幅。畫後題跋有趙葵梅花詩一首，又有都穆題字。石渠寶笈初編收錄了此畫。（註四二）

②「梅花卷」（圖二一）

這是一幅長卷，卷正中向右生二幹，萬朵梅花，從卷左端往主幹方向並列三數枝，倒垂而下。左下角題款：「乙未春閏正月會稽王元章寫」，乙未是至正十五年，已是隱居以後的事。

由繪畫的風格和枝、幹、花的畫法，點苔的方式，以及題款字跡來看，在在都可知是出自王冕手筆。現存三幅王冕所繪手卷，構圖完全不同，卻各有其致，可見他作畫的多樣性，精心佈置畫面，不敢稍有疏忽。

從以上分類分析中，除了已提到的作畫風格外，王冕喜畫萬蕊千花，枝作蟹爪，點苔常作三數點並排，有主幹則往往會壓上一枝支幹以使佈局完美。從他唯一的一幅畫上畫有石的



圖二一 王冕 梅花卷

圖二二 王冕 三君子圖



收藏家萬俟次郎藏，構圖與下文提及之王嚴叟「梅花詩意圖卷」相似，拖尾題跋相當長。此二幅皆非王冕畫蹟，且無王冕款，僅題簽爲王冕所作。

除了墨梅外，王冕也畫墨竹，如今只知道有雙鉤竹（圖二二），現淪陷北平。紙本，竹三枝，下作平坡，「己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」爲友人陶宗儀所作，題一詩「瀟灑三君子，是伊親弟兄；所期待大節，莫負歲寒盟。」鈐印四：元章，文王孫，長，竹齋圖書。王冕的竹畫，只有這幅雙鉤竹，如今又未能寓目真跡，無法作仔細的分析，就字跡來看，很可能出自王冕手筆。此畫畫題有「三君子圖」（註四三）、「墨竹」（註四四）兩種。

另外天水冰山錄收錄有王冕翎毛二軸（註四五），其他著錄倒未曾提及，且此畫只簡略記載：「王元章翎毛二軸」，存世畫蹟中未曾見及，又無較詳細的著錄，依孤證不立的原則，不能說王冕曾畫翎毛。又有人說王冕以胭脂作沒骨畫梅（註四六），不但存世中沒有這類畫，著錄中也沒有這類畫，不知從何而起？

（四）王冕繪畫評價

墨梅畫自北宋僧人花光寺的仲仁創墨暈梅，南宋揚補之又創圈瓣梅，李仲永又改爲倒暈梅，墨梅畫在中國繪畫史上，占

有一席之地，到了王冕又改揚補之「一筆三頓挫」的三趺圈花爲「一筆二頓挫」的二筆圈花，到了明朝中葉以後漸改畫一筆圈花，畫法越來越簡單，與真花的差距越來越大，更重視筆墨意味，文人畫的氣息越來越多。（詳見本文「墨梅畫的發展」一節）所謂「歲寒三友」是指梅的孤高特色，「四君子」也是視梅爲君子，與衆不同。

宋朝畫梅花，大都疏枝淺蕊，折枝花很多，到了王冕畫萬蕊千花，整幅畫面，梅花無數，多而不亂，有所謂「萬玉」之稱。王冕畢生繪畫精力，幾乎全用在墨梅畫上，墨梅畫因爲他而有新的發展。（墨梅畫的發展，在下一節討論）清朝朱方霽就說：

宋人畫梅，大都疎枝淺蕊。至元袁石山農，始易以繁花，千叢萬簇，倍覺風神綽約，珠胎隱現，爲此花別開生面。

（註四七）

王冕晚年靠賣畫維持生活，則定有人肯出錢買他的畫，他又定出價碼，那麼購買他的畫的人，一定不在少數。從當時人的記載，看王冕的畫在當時的價值是最正確的。宋禧生於元，卒於明，洪武初年召修元史，其中「外國傳」自高麗以下全出於他之手，書成不肯接受官職，乞還山林，他曾記載王冕的畫所受到的歡迎，人們競相高價搶購的情形：

山陰狂客王山農，平生游戲梅花中；梅花解作忘機友，雪天月夜長相逢。

腰圍固有食肉相，忍餓惟知罵卿相；清癯仙質愛梅花，駕神迥出縉塵上。

湯揚墨跡世上傳，山農與之爭先後；只今片紙不易得，豪家豈惜黃金錢。

……（註四八）

湯是湯叔雅，揚是揚補之，前者是後者外甥，在墨梅畫史上有著同等重要的地位，宋禧認爲王冕不讓湯、揚二人專美於前，到宋禧看到王冕的繪畫時，已是片紙都不易得，雖用黃金高價購買也在所不惜。

與王冕同時的人對王冕的評價已經相當高，高價爭購而不可得，後代人對他的稱譽更是備至：

竹自文湖州、蘇端明後，有梅道人吳仲圭，以至近代王孟端。而梅則揚補之外，獨推山農王元章，……開卷時，令人鼻端拂拂有玉清蓬萊想，……（註四九）

明朝的王世貞對王冕真是推崇有加，稱許他為揚補之後的第一人，抹煞了趙孟堅（註五十）墨梅畫的成就。揚補之創造了圈瓣墨梅畫，王冕則創出萬蕊千花的「萬玉」（註五一）式墨梅畫，各有發明，所以後人把他們放在同等地位，各為墨梅畫開創了新的紀元。

到了清朝，他的畫更是難得，以千金高價購一幅，雖然巧求重購，仍難獲得。（註五二）

王冕的墨梅畫富有「率真厚重的氣息」和「莊重雄大的趣味」，（註五三）這指的是王冕的墨梅畫枝幹強勁有力，卻不作過份的盤曲，滿紙梅花，顯得瀾漫天真。

王冕墨梅的風格，可用「神韻秀逸」四個字概括言之。（註五四）構圖完整妥適，疏密合宜，雅淡有致。墨梅畫首重構圖，因為題材是單純的梅花，構圖不佳，筆法再好，也破壞了整個畫面。一枝主幹，決定了整幅畫的好壞，王冕所畫的主幹，位置都排列得相當優美；梅花以密取勝，密而不亂，疏密合宜，當疏處疏，當密處密。如果沒有細心觀察實景，僅憑空想像，是辦不到的。王冕喜愛梅花，隱居後屋旁更是種滿千株梅樹，每當梅花盛開，徜徉其下，細細欣賞梅花的百態千姿，銘記於心，日積月累，所畫出的梅花當然是生趣盎然，別有風味了。

王冕是一位師法造化的畫家，一位畫家如果只知一味摹仿他人，或一味虛幻想像，絕對創不出偉大的作品，大塊假我以「圖畫」，不能取景於大自然的畫家，又能畫出什麼偉大的作品？只有師法造化，才能有千變萬化的圖畫出現。一幅王冕墨梅，滿紙都是天機。如果沒有觀察大自然，怎能畫出萬蕊千花的？

在學問上，成一家之言是很重要的；在繪畫上，成一家之畫又何嘗不重要？王冕在墨梅畫上，創出「萬玉」式的墨梅，可說是空前的，自然能成其一家之畫，在墨梅畫史上占著一席之地，就是在整個繪畫史上，又何嘗不也居重要地位？

註釋：

【註一】：李衍，竹譜（台北，商務，民國五十四年）。吳太素，松齋梅譜現存日本，外界並無流傳。

【註二】：斐景福，壯陶閣畫錄（台北，中華），卷十一，頁四九一至四九三，「王元章畫梅卷」條。

高士奇，江邨消夏錄（台北，漢華），卷二，頁一八二至一八三，「元王元章墨梅」條。

石渠寶笈初編(台北,故宮),卷三三,頁一〇一〇至一〇一二,「元王冕雪梅圖」條。

【註三】:裴景福,壯陶閣書畫錄,「王元章畫梅卷」條。

【註四】:高士奇,江邨消夏錄,「元王元章墨梅」條。

【註五】:石渠寶笈初編,「元王元章雪梅圖」條。

【註六】:宋濂,王冕傳。

【註七】:徐顯,稗史集傳。

【註八】:宋濂,王冕傳。

【註九】:全上。

【註一〇】:王冕,竹齋集,卷中,「對菊」詩。

【註一一】:全上,卷下,「感竹吟」詩。

【註一二】:全上,「孤松嘆」詩。

【註一三】:王冕曾仿周禮著書,不輕易示人,嘗云:「吾未即死,持此以遇明主,伊呂志業不難致也。」見宋濂,王冕傳。

【註一四】:鄭昶,中國畫學全史(台北,中華,民國四十八年八月台一版,頁三三〇)。

【註一五】:全上,頁三三九。

【註一六】:詩經,召南「標有梅」全詩如下:

標有梅,其實七兮。求我庶士,迨其吉兮。
標有梅,其實三兮。求我庶士,迨其今兮。
標有梅,頃筐既實。求我庶士,迨其謂兮。

【註一七】:陶潛,陶靖節全集注(台北,世界,民國五十五年再版),頁八七至八八,「五柳先生傳」。

【註一八】:石渠寶笈初編,卷三三,頁一〇一〇。

【註一九】:故宮書畫錄(增訂本,台北,故宮),卷五,頁二四六。

【註二〇】:安岐,墨緣彙觀錄,收在藝術叢編(以下簡稱藝叢)第一集第十七冊(台北,世界,民國五十六年),頁一六三。

【註二一】:卞永譽,式古堂書畫彙考(台北,正中),卷十九,頁二二六至二二七。

【註二二】:故宮書畫錄,卷四,頁二九二。

【註二三】:全上,頁二八九至二九三。

【註二四】：石渠寶笈初編，頁一一八三，放在「列朝人書」卷內，可見此圖以書法為主。

【註二五】：王世貞，弇州山人續稿（台北，文海，民國五十九年），卷二四八，頁七七七八至七七一九。

【註二六】：安岐，墨緣彙觀錄，頁三三九。

【註二七】：周士心，梅譜（台北，藝術圖書公司，民國六十四年），頁三二與二四。

【註二八】：郎瑛，七修類稿（台北，世界，民國五十二年），頁四七四。

【註二九】：劉體仁，七頌堂識小錄，收在美術叢書（以下簡稱美叢）初集第一輯（台北，藝文），頁二一〇。

【註三〇】：安岐，墨緣彙觀錄，頁一六三。

【註三一】：石渠寶笈續編，頁一六九四。

【註三二】：石渠寶笈三編，頁一六七六「上林春早圖」一冊，頁一六七九「墨梅」一軸。

【註三三】：吳其貞，書畫記（台北，文史哲，民國六十年），頁九。

【註三四】：高士奇，江邨消夏錄，卷三，頁二八三至二八四。

卞永譽，式古堂書畫彙考，卷十九，頁二二七。

【註三五】：潘正煒，聽颺樓書畫記，收在美叢第四集第七輯，卷一，頁九七至一〇一。

【註三六】：百梅圖一書是台北的商務在民國六十三年出版，書後云：收藏者為陳百梅先生，已絕版，如今由藝術圖書公司重印發行，重印之書上云：收藏者為林建同先生。

【註三七】：邵松年，澄蘭室古緣萃錄（上海，鴻文），卷二，頁十二至二十五。此書是線裝書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此書。

【註三八】：Siren, Osvald, "Chinese Painting" Vol. VI London: Lund Humphries, 1958, pp. 100.

【註三九】：陳焯，湘管齋寓賞編，收在美叢第四集第八輯，卷五，頁三四九至三五二。

【註四〇】：龐元濟，虛齋名畫續錄（台北，漢華，民國六十年），卷一，頁一七四。

【註四一】：吳榮光，辛丑消夏記（台北，漢華），卷四，頁三七三至三七四。

【註四二】：石渠寶笈初編，卷三六，頁一〇七九至一〇八六。

【註四三】：全上，卷一，頁一七三。

陳繼儒，書畫史，收在美叢初集第十輯，頁二二七。陳繼儒另一著作——妮古錄（收在同叢書中）亦錄此畫，頁二九七。

以上著錄稱「三君子圖」。

【註四四】：郁達慶，書畫題跋記（爲線裝書，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收藏），卷九，頁十四。

【註四五】：吳昇，大觀錄（台北，中央圖書館，民國五十九年）卷十八，頁二九三。

以上著錄稱「墨竹圖」。

【註四六】：天水冰山錄（台北，藝文），頁二百。

【註四七】：陶元藻，越畫見聞，收在畫史叢書（台北，世界，民國五十一年），卷上。

【註四八】：朱方鶴，畫梅題記，收錄在明清人題跋下冊（台北，世界，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再版），頁六。

【註四九】：宋禧，庸庵集（四庫全書珍本第二集，台北，商務），卷二，頁四至五。

【註五〇】：王世貞，「梅竹雙清圖跋」（收在故宮書畫錄）卷四，頁二九二。

【註五一】：也是一位畫墨梅的名家，趙孟頫是他族弟。

【註五二】：吳修，論畫絕句，收在美叢二集第六輯，頁二二一，有王冕「萬玉圖」。

【註五三】：陸時化，吳越所見書畫錄（線裝書，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），卷四，頁十九至二十，「王元章墨梅立軸」，畫後有王俊華七言古詩云：「一紙千金

索高價，……巧求重購苦難致，……。」

【註五四】：「王冕筆墨梅圖」，國華雜誌（東京，國華社，大正四年，西元一九一五年七月發行，第三〇二號），頁二十。

【註五五】：潘天壽等撰，中國名畫家叢書（台北，中國美術出版社，民國六十一年），頁五四三。